

西藏

祝勇文化笔记

远方的家

TIBET: A DISTANT
SPIRITUAL PLATEAU

辽宁教育出版社



祝勇文化笔记

西藏

家的
名字

祝勇 著文 / 摄影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 远方的上方 / 祝勇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8

ISBN 7-5382-7783-8

I. 西... II. 祝...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14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45 千字 印张: 12.5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郎 冰 责任校对: 马 慧

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

定价: 39.00 元

艺术顾问

冯 骥 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 著名作家

张 承 志

北京作协副主席 著名作家

王 纪 言

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 台 长

Zhu Yong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鲁迅文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华遗产》杂志编委。

至今已出版作品三十余种，其中在思想学术方面，有专论《走出五四的创世神话》、随笔集《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你有权保持沉默》；传统文化方面，有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长篇实验文本《旧宫殿》获中国作协郭沫若文学奖、马来西亚花综世界华文文学大奖提名奖。大型电视片《一四〇五，郑和下西洋》由中央电视台拍摄，获香港 TVB（无线电视）台庆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作为《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推荐人，推荐的丹巴藏寨“美人谷”获“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第一名。

主编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重读大师》《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个人的排行榜》等，以及《阅读》《布老虎散文》两份丛刊。

Zhu Yong was born in 1968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Shenyang and now resides in Beijing. He ha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writing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New Prose Movement" and has authored more than thirty books. Among them, *The Old Palace* received the Guo Moruo Prize for literature presented by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was also nominated for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

His television documentary, *1405,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filmed by CCTV, received Hong Kong's TVB Festival's award for most enjoyable production. During historical political dialo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Zhu Yong was on-site in Beijing broadcasting live for CCTV for the talks involving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ien Zhan and chairman of the People First Party (PFP) Song Chuyu.

He is also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literary publication, *Cloth Tiger Essays*, and the intellectual publication, *Read magazine*.

自序

祝勇

我知道我的困难，因为我谈论的是西藏。西藏是一个庞大的实体，有着绚烂的外表和隐秘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只能目睹它的某个片断，而永远无法了解它的整体。这是我的宿命，我坦然于这样的宿命。因此，我谈论的是我印象中的西藏，而不是西藏本身。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 we 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中变成西藏的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承认，在我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吸引我义无反顾地投奔西藏。西藏对我构成长久的诱惑。西藏的景物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启迪，因而，西藏本身就是宗教，蕴藏着俗世生活的真理。

我们的旅行不是奇迹，西藏也不为我们提供成就伟业的舞台。所

有企图在西藏变作英雄的人都显得浅薄和可笑。西藏不需要英雄，它把我们的雄心修改为虔诚。西藏只服从它自己，在荒寂的表面背后，蕴藏着一个生生不息、能量充沛的世界。如同我在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的序言里写的，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这也许违反了西藏的本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这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都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它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卑微和庸碌。所以，许多人都历尽千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当我们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我们的身体。许多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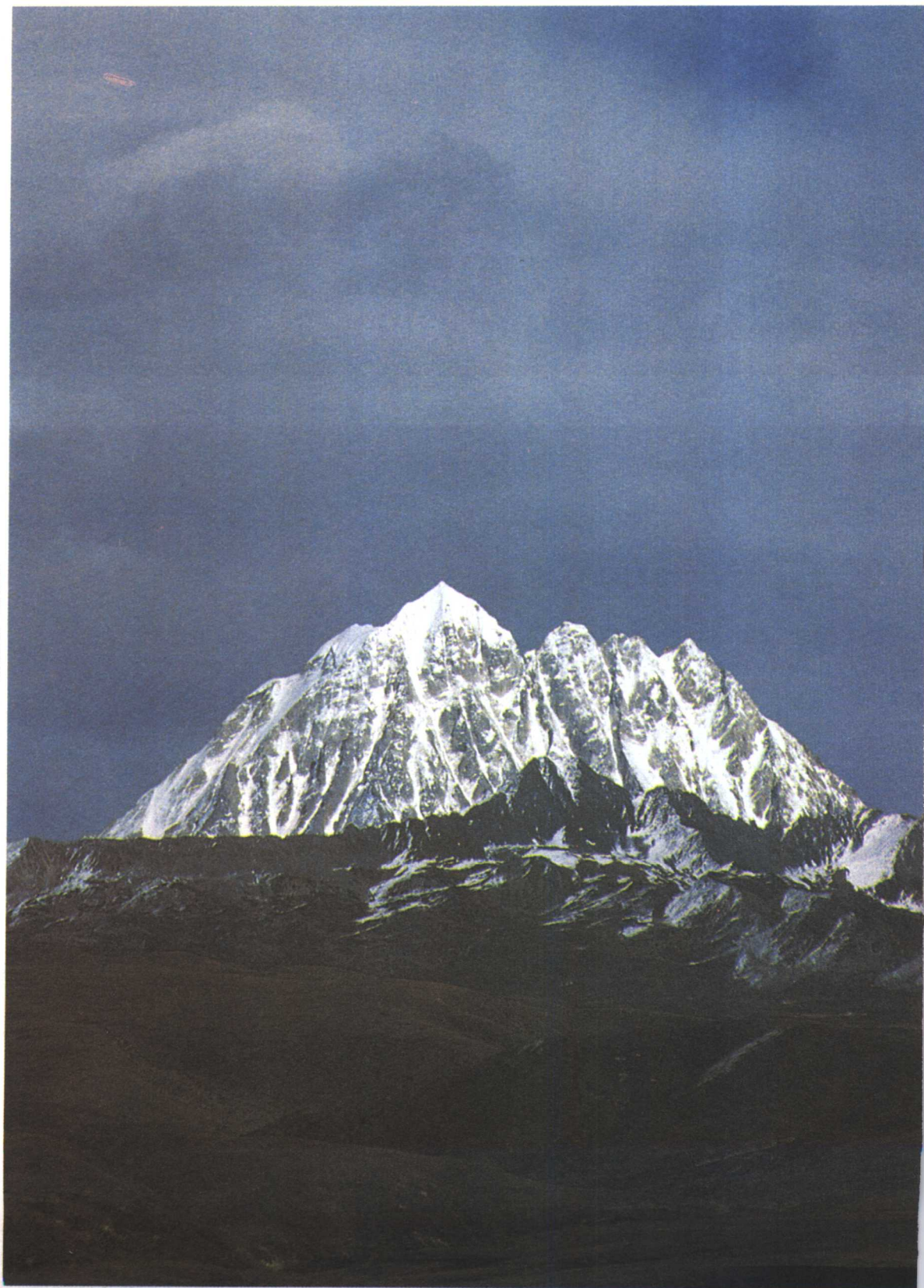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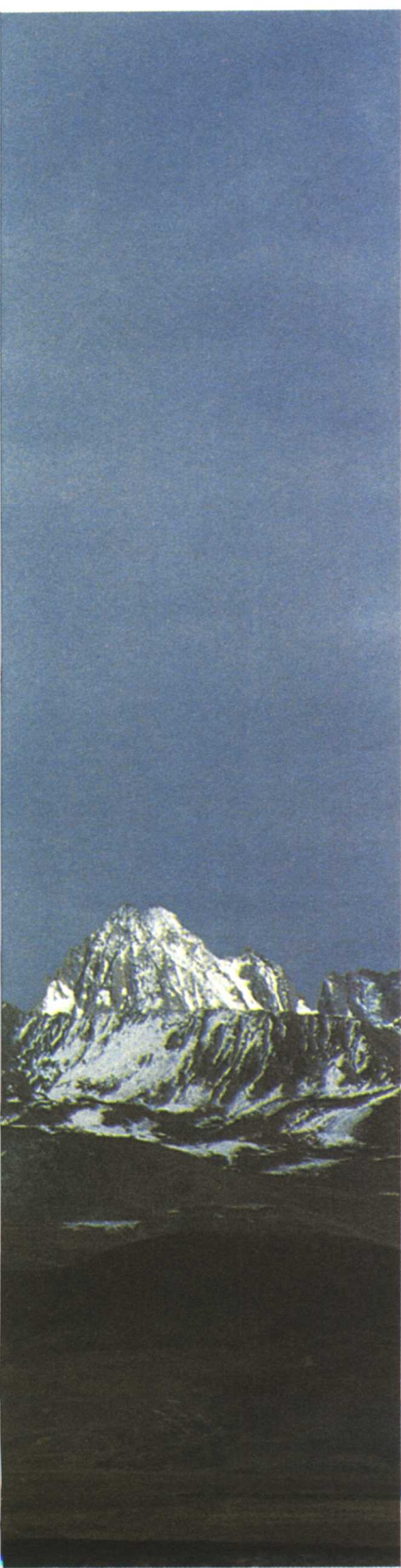
尘埃

1 在最远处，我最虔诚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地方，
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

——《神曲·天堂篇》





1

陈宗烈先生四十多年前的一幅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的照片，唤起了我对于羌塘草原^①的全部想象。很多年后，当我终于在暴风雪中气喘吁吁地翻越唐古拉山口，当我在安多兵站的寒夜里被冻得簌簌发抖，背青稞少女的微笑却总令我对即将到来的道路充满渴望。那张照片里只有两位藏族女子，肩上青稞的重量并未削弱她们的笑意，像黄铜的灯盏一样朴实无华的阳光精致地勾勒出她们笑容的轮廓，把翻身农奴心底的幸福定格在一九六一年的夏天里。她们的面孔让我看到了





草原上的一切事物，比如氍毹^[2]一般在风中摇摆的青稞田、丢落在黄昏里的透明湖沼、在转经筒周围飞速旋转的阳光，或者尘烟深处的藏羚羊温顺的目光……在安多兵站那无法安置的睡眠里，它们即将到来——西藏地图北半部那轮棕红色的高原，带着乡村少女的微笑，和无法形容的神秘幽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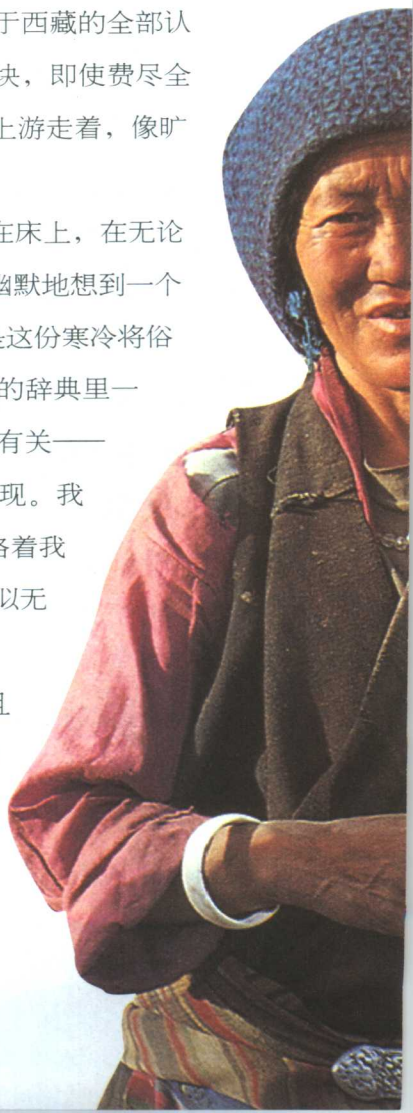
兵站的夜晚沉闷似铁，毫无敌情观念的我甚至不知在这个人迹罕至的荒野上设置一个孤苦伶仃的兵站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的住处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手机信号，甚至连电灯也要在九点钟熄掉——为了照顾我们，指导员特地准许延长至十一点。但是很多人显然无法熬到那个时候，白天在暴风雪中翻越五千二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已令许多人体力透支，任何诱惑在此时都抵不过那张咿呀作响的床铺。在冰冷刺骨的公共盥洗室，我看到同行的巴西女孩莉莲那张苍白的脸，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放进水里，夜晚的西藏就顺着她的每根手指进入她的记忆。

在冰冷的空气中，我觉得羌塘草原很像旧墙上的一幅招贴画，炫目却无法抵达。山口的暴风雪在

我的记忆里弥漫着，能见度为零，在陡峭的唐古拉山脉顶部，我们被抛弃于失明的恐怖中。这几个小时的经历是目前我对于西藏的全部认识。这几个小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被封冻成坚硬的冰块，即使费尽全力也敲打不开。我的睡梦始终在海拔4800米的水平线上游走着，像旷野上的游魂，无处安身。

这是进入西藏之后的第一个夜晚。我的知觉一半在床上，在无论怎样裹紧棉被也无法驱走的寒冷里，这时我不失黑色幽默地想到一个词汇：爱欲。寒冷有一种超强的麻醉作用，我想一定是这份寒冷将俗念从身体里驱逐出去，它业已成为被搁置在早已死去的辞典里一个无法翻译的生词，而宗教禁欲的产生，或许与温度有关——这是我在混沌状态里有关宗教和气象的关系的有趣发现。我的论证被一次次烦躁的翻身所打断，洗得发硬的被子硌着我的脸颊，如一件无法摆脱的硬物，突兀地闯进我似有似无的梦境。

我的另一半知觉尾随着那不安分的游魂出走，并且执著地在高原上搜寻着照片中的影像，寻找着灿烂如寺庙金顶的大片草原。风在调制着黑色的染汁。我看见自己越过山谷里河床，跨过从未融化过的积雪，一路向南，步履匆忙地，消失于深不可测的夜晚。



2

是射进窗户的阳光把我惊醒。在我的肩头，残留着阳光的细碎绒毛，金粉般晃动。骤然置身陌生的时空，使我有些恍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那个风尘仆仆的游魂，今天又在哪儿落脚？我急不可耐地寻找着参照物——窗外的风景，以及手表的指针，很清楚，只有依靠它们，才能重建时空坐标。近处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墙壁上写着“迎风斗雪毅志坚”一类的大幅标语，远处是苍茫的雪山，头上则覆盖着像记忆一样纯净的蓝天；而我的手表，指向的是五点——清晨五点，窗外的光亮已如被洗净的餐具，没有任何阴影和凹痕。

羌塘草原是一幅巨大的唐卡，它在我们眨眼的瞬间骤然从天空覆盖下来。行驶在草原的边缘，望向那不可知的深处，我突然升起这样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愈发强烈。这不仅因为草原有着饱满浓郁的色彩——在经过恐怖的风暴和忧悒的夜晚之后，草原上通红的石头、蓝色









